

穿越COS

离宫

弑蝶 著

凤锁君颜

天下第一杀手入宫为后，万千江山为她姹紫嫣红，朝廷内外尊她母仪天下。
如此惊世佳作，你L.O.V.E住吗？

离宫

弑蝶 著
凤锁君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离宫·凤锁君颜 / 弑蝶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399-5090-7

I. ①离… II. ①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5667 号

书 名	离宫·凤锁君颜
著 者	弑 蝶
责 任 编 辑	胡 泊
装 帧 设 计	天下装帧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通联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090-7
定 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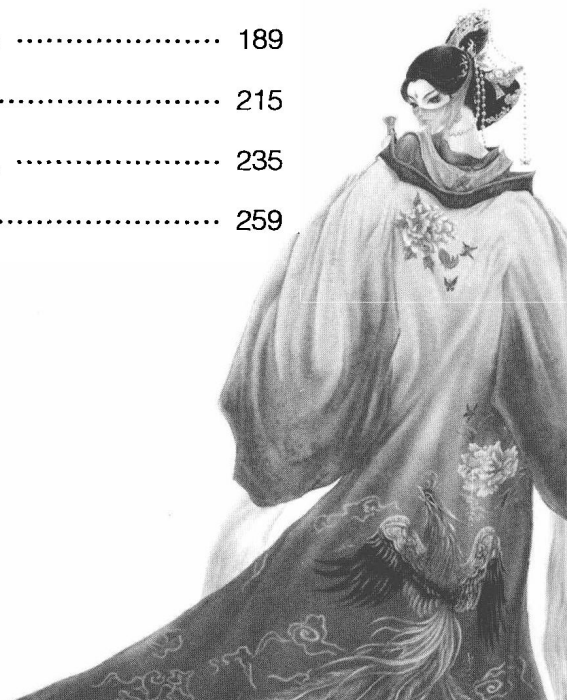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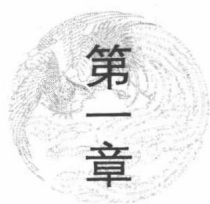


【目 录】

LiGong·FengSuoJunYan

第一章 自难弃,梦碎江南何所依	1
第二章 笑红尘,情之一字叹奈何	27
第三章 夜未央,拂袖嗟叹觅归路	54
第四章 红烛摇,怅恨难渡昔日梦	74
第五章 乱红深处、徒留玉人寥落	101
第六章 叹往昔,一梦黄粱泪婆娑	122
第七章 回首望,锦瑟空留醉华年	145
第八章 朱颜改,纵使再见已惘然	167
第九章 如有来生、但求与你不相逢	189
第十章 空阑危处、凄凄芳菲尽	215
第十一章 纤指动,笑看天下风云乱	235
第十二章 不如归去,天涯何处望	259





自难弃，梦碎江南何所依

“叮叮，叮叮”，一阵清脆的铃声传来，在这夜深人静之时的街道上显得尤为突兀，原本空无一物的街面开始飘浮出一些烟雾，袅袅婷婷，缠绕在一起，勾勒出一个纤小的身影。夜风嚣张，疯狂地扯动她雪白的衣衫。于是，人就显得愈发轻盈婀娜没了重量，像一片在风中旅行的白色花瓣。“叮叮，叮叮叮”，铃铛随着风势更加猛烈地抖动，似乎在为即将到来的盛宴雀跃。

她纵身跃进一处豪宅，静默地伫立在院子里，像是在等待些什么。月亮的清辉慷慨地撒向大地，映出她半遮的容颜，一双琉璃色的眸子在月色下散发出迷离的光芒，夺人心魄。女孩款款地从衣袖中抽出一把剑，只有人的前臂一般大小，通体血红。她站在院中的空地上，遗世独立如同展翅的白蝶。

隐在暗处的人大骇，她用的居然是一把剑柄刀身的窄面短刀！他顿时汗如雨下，江湖上用它的人只有一个——毒蝶夫人魅姬！他咽了咽唾沫，呼吸开始沉重起来，使劲在衣服上擦去了因为恐惧所渗出的冷汗，再次握住了刀柄，渐渐冷静下来。

为今之计，只有拼死一战！他慎重地冲隐在别处的同伴们比出了暗号，却半天不见其动静，细细寻去却愕然发现他们已气息全无！他飞快地转过头，却发现脖颈扭过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后从身上掉了下来，喉咙传来一阵甜腥。他在死亡的最后一刻看见了厅堂中的所有护院都在一阵微风过后血肉模糊。

好快的刀，他想，不愧是天下第一杀手，自己居然……连一招也没挡住……

女孩在死尸的缝隙中灵巧地跳跃着，守在厢房门口的护院中武功最好的人也只看见了一抹白色的身影，像是夺魂幡一般诡秘。清脆的铃声像是死亡的丧钟一样萦绕在耳边，如影随形。剩下的人都奋力一搏……尽管大家都明白今日是自己的死期——遇上了毒蝶夫人，断没有活着的可能。

女孩缓缓向厢房走去，步伐轻灵，仿佛是在散步一样悠然。程家老爷窝在



被子里瑟瑟发抖，听着清脆的铃声越来越近，一下一下地撞击他紧绷的神经。

“阿弥陀佛，菩萨，救我！佛祖，救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絮絮地念叨着，汗水早已浸透了厚重的棉被。

“吱——”门开了，夜风从四面八方窜进房间。程老爷不敢抬头，直勾勾地盯着地下那个飘然的黑影一点点地放大、拉长。他在棉被的缝隙中看见一双白色的绣鞋出现在眼前，娇小玲珑的人影儿仿佛是个玩具。程老爷壮起胆子，慢慢抬起眼睑，顺着这双鞋向上看，却发现一把正在滴着血的刀垂在来人右侧。于是又吓得低下头去。

“嘻嘻，嘻嘻……”若有若无的笑声回荡在房中，像是夜半吃人的鬼魅细语。

他猛地一抬头，只见那红得诡异的刀已不再滴血，那颜色是最名贵的宝石才会散发的光色，闪得人心弦一震。程老爷打了个冷战，飞快地挪动他那肥胖的身躯向后退，然而发现自己已无路可退。

“别，别杀我！”他撕心裂肺地叫着，蓦然发现那个白影竟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稍稍放宽了心，于是硬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试图让自己显得和善一些。他说：“他们给你多少？我加倍！”

女孩眨了眨琉璃色的大眼睛，夜风固执地扯动着她的面纱。朦胧中，只见她的嘴角微扬，笑得鬼魅。程老爷干笑着，不停地擦汗，突然间只觉得脖子和手腕一凉，他牵强的笑容凝固在脸上，粗壮的手腕重重地落了下来。程老爷的头颅高高飞起，掉进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木盒内。

女孩摘下面纱，露出一张童稚未脱的秀丽面容。她笑了笑，用面纱将刀上的血擦净，再把那块染得斑驳的白色面纱扔进木盒。然后，盖上盒子，刀鞘一扫，木盒准确无误地挂在了她放在大门之外的白马背上，成为了她坐骑上的饰品。

“叮叮，叮叮”，她飘然跃出大宅，跨上马背，向城外骑去。

青山上仍是一片郁郁苍苍，一路走来，繁花似锦。女孩将马停在半山腰的马厩中，敲了敲挂在门口的锈钟。然后，继续往山上走。她依然白衣如雪，那块白色的面纱仍然忠诚地遮住了她的秀颜。

白云深处，白云客栈。她拎着木盒，踮起脚将它放在柜台上，从身上取出一张红纸递了上去，字正腔圆地说了两个字——“魅姬”。客栈里的人像是突然失去了声音一般，一齐将视线投向了那个年轻的女孩。掌柜笑眯眯地拱手道：“夫人辛苦了，小店已备下一切，请夫人上楼休息。”

在一旁的小二立刻点头哈腰地将她迎上厢房，她彬彬有礼地向掌柜点了点头，走上拐角处的楼梯。“叮叮，叮叮”，直到铃声消失在楼梯口，人们才缓过神来，开始窃窃私语。



“毒蝶夫人号称天下第一杀手，一出手必是大案，难道就是这么个小娃儿吗？”

“哪能啊，丫环吧。”

“切！魅姬一向独来独往，除了她师父笑姬，身边哪还有别人！”

“哼！”

正当人们议论得正欢时，角落里的一个男子走到厅中，压低声音说：“我听说明啊，那魅姬已是三十多的少妇了……”他环顾四周，满意地看到其他人都伸长脖颈听着，才继续说道：“她的毒比笑姬还辣，刀比笑姬还快，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只是不知习了什么邪功，走火入魔才形如少女。我还听说啊，她其实……”

男子神色愈发诡秘，正卖着关子，但听“嗖”的一声，一根血色的竹签穿过了他不断翻动的双唇，生生地将他钉在木桌上。少顷，楼上传来幽幽的两字——“安静”。众人一惊，顿作鸟兽散。

一个手持大刀满脸胡须的大汉唏嘘道：“不愧是毒蝶夫人魅姬，只凭听觉就能一击即中……”

“咳，这还算轻的……”另一个拿长鞭的汉子不屑道，“啧啧，留他一条命……”他顿了顿，瞟了一眼趴在桌上的黑衣男子，愕然发现那人已全身发黑，俨然死去多时了。

众人再未多言，老实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连碗筷相撞的声音都不敢有，呼吸也不敢大声，一顿饭吃得味同嚼蜡。掌柜见状，叹了口气向楼上喊道：“请夫人赐下解药，小店好清理门面。”楼上半天无响动。掌柜的脸抽了抽，又高喊一声：“请夫人赐药！”须臾，只觉一阵微风拂过，那黑衣男子的尸首便化为一摊血水，然后一点点消失，最后不留一丝痕迹。掌柜连忙向外作揖，“谢夫人赏赐，恭送夫人！”

“叮叮，叮叮”，清澈的铃声如同山中铮琮的山泉水，隐隐约约。

南宫晟裡听从父亲的命令来扬州查探几天前发生的命案——这本不关南宫家什么事，可怪就怪在死者是中了南宫家的“试情”。于情于理，南宫家都要派一个有分量的人亲下扬州。南宫晟裡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一日，南宫晟裡与表兄南宫朔月一同去白瑕山看日出。山顶上的小亭除了他们之外还坐着几个少男少女，一个个都生得眉清目秀，让南宫兄弟不由得多看了几眼。渝姬是第一次见到自己同父异母的兄长——尽管早已看过他的画像，但她仍有些激动。

他很英俊。这是渝姬对他的第一印象。皮肤白皙如同光滑的象牙，两片薄





唇像是碾碎的樱花涂上去的，高挺的鼻梁，两道凌厉的剑眉，还有那双眼睛……那双眼睛像是黑曜石一般明亮，如同潭水一般幽深，摄人心魄。他有着一双奇特的眼眸，是古书上写的“重瞳”。

南宫晟裡注意到了渝姬的视线，朝她淡淡一笑，骤然绽放的笑容像是冬日里的一道暖风，让渝姬的腮边泛起了红云。她朝他微微颌首，转过头去看远处的地平线。

太阳一点点升起，将阳光涂满大地。渝姬喃喃道：“这太阳，好干净。”

干净？南宫晟裡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形容太阳，忍不住又看向那个女孩。她是个美人，南宫晟裡还是第一次这样认真地打量一个萍水相逢的姑娘。

她身穿白色锦缎，又披着白色的狐皮披风，像是与雪融为一体，乌亮的青丝绾成一个简单的髻。似蹙非愁新月眉，小巧的鼻子，一张小脸白得晶莹，仿佛能看到藏在冰肌下的青色血脉，两片红唇点破一片雪嫩的肌肤。她的眼睛是好看的琉璃色，清亮得一点杂质也无。但又深邃得无法看透，仿佛隔着一层蒙蒙的轻烟，美得令人心颤。

在阳光的照射下，女孩好像全身镀了一层金箔，高贵典雅的姿态像是坐在山巅的神女。南宫晟裡看得有些痴了，全然不觉自己的目光是多么不合礼法。

南宫朔月见他一副痴样，一抬手将他的视线拉了回来。“再看眼珠都该掉出来了。”南宫朔月讽道，“你来观日出还是来观人？”

“兄长莫要取笑，有道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

“晟裡，就你这副登徒子模样，人家姑娘怕是要被你吓跑了。”

“这便不劳兄长费心了。”

兄弟俩声音不大，却被渝姬听得清清楚楚。她浅笑着动了动身，旁边的女子顿时会意，故意提高声音道：“渝姬，现在这儿人少，咱们玩会儿吧？”

“好啊。”渝姬笑得纯真，“玩什么啊？”

“瞎子摸人！”

“好啊好啊！我赞成！”

几个人一窝蜂地跑到空地上玩起游戏来。

渝姬？好美的名字。南宫晟裡暗暗想着，也跟了过去。游戏正好轮到渝姬当“瞎子”。她蒙着红布，伸出手四处抓着，不时有人偷拍她几下。南宫晟裡看见渝姬一点点向自己走来，也不躲闪。

“抓到了！”渝姬欢快地叫了起来，清脆的声音像是初春第一声鸟鸣。他感觉到她的手指逐渐从他的胸前爬上他的脸，仔细地用她的手指描绘他的容貌。

“哈！是个男的，嗯……是阿弘吗？”





“不是！”她的同伴笑着回答。

“不是吗？”渝姬嘟起可爱的小嘴，随即踮起脚尖，像是要拥抱南宫晟裡一样比了比他的肩宽，又搂了搂他的脖颈。“这个身量，嗯，是隼！”

“不对！再猜！”

南宫晟裡突然间感受到一个柔软的娇躯就这么扑进怀中，即使隔着厚厚的衣料也能感受到她玲珑的身段。他脸上不禁泛起一片潮红，原本只想与她开个玩笑，却不想陷入这种甜蜜的尴尬中。除了娘以外，他从未与任何女子这般亲近过。南宫晟裡伸出手，轻轻拉下蒙着她双眼的红绸，温柔地说：“姑娘，你认错人了。”

眼前的女子一怔，随即红了脸，像是熟透的苹果，引得人不禁想咬一口。她急忙后退，一把夺过着红绸跑开了。南宫晟裡一阵失落，想叫住她，另一个红衣女子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袖，笑眯眯地说：“公子若是想见渝姐姐，明日卯时便去松山寺吧，我们要去那里上香哦。”女孩说完便跟了上去，还回头冲他眨眨眼。

“阿红，还不快点！”已经跑远的渝姬扭过头，有些羞涩地催促道。

南宫晟裡看着她面红耳赤的样子，心中某种不知名的感觉像是来势汹涌的军队，迅速侵占了他的全部思想。“朔月哥哥，我想我爱上她了。”他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渝姬回到房中很是高兴。往往，最古老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他现在已经对她感兴趣了，明日他必会上山。她从柜子中拿出一个小箱子，将怀中的红绸放了进去。南宫晟裡，请你快点走进我为你精心布置的美梦里吧。

南宫晟裡整夜辗转反侧，满心满眼都是渝姬的音容笑貌。南宫朔月打趣道：“你还真被她迷住了，了解人家多少啊？”

“不管她是谁，我都认定她了。”

“晟裡，”南宫朔月收起笑容，“你是认真的？”

“是。”

“那你父母呢？他们会答应吗？你别忘了你生在什么家庭！你的婚姻不是自己做的了主的！你有信心与她相守吗？她也有这个决心吗？”

南宫晟裡一怔，竟无言以对。

“晟裡，你对她不过是三分真情，七分新鲜，长久不了的。你，趁早死了心吧！”

次日，南宫晟裡还是去了松山寺。或许，表兄的话是对的，但他依然无法割舍这初次朦胧的爱恋。就让我再见她一面吧！就一次！他一边为自己开脱，一边在人群中寻找渝姬的情影。





她来了，伴着徐徐飘落的雪花，穿着雪一般纯粹的白衣从山脚袅袅走来。仿佛天地间都失了颜色一般，只剩下纯白的衣衫和披在她肩上的几络乌黑的长发。雪花在她的发丝间驻留，像是为她戴上了最精致的珠花。

南宫晟裡看着她，原本准备好的千百句问好的话全部蒸发殆尽，他停下脚步，无法移动。渝姬感觉到那道炽热的目光，心中轻笑，脸上却作出满面愁容。她虔诚地焚香祷告：呐，如果真的有神存在，就让我的计划顺利进行吧！

南宫晟裡看见她忧伤的模样，心里就像是被划了一刀一样。我……真的能放下吗？他仰天自问。渝姬从殿中出来，握着一把小铲钻进了后山的树林。南宫晟裡也跟了上去，沿着一串小巧的脚印来到了河边的一小片空地上。

他躲在树后，看见她在地上挖了一个洞，将随身带来的木盒放了进去。她刚放了一把土在洞中，又飞快地将木盒拿了出来，草草地将盒上的泥土拂去。她将木盒紧紧贴在胸口，泪流满面。渝姬将木盒打开，又破涕为笑，只是这笑容包含了太多伤感和无奈。她似在看着盒中之物，凄美的笑容像是在做永别。她闭了闭眼，长叹一口气，从怀中拿出一块南宫晟裡无比熟悉的红绸——是昨日蒙住她双眼的红绸！渝姬小心地抚着红绸，又落下一串泪来。她将木盒贴在脸上，似在感受它仅存的温度。渝姬小心地吻了吻它，飞快地将它锁进木盒。她像疯了一样将木盒扔进洞中抓起大把泥土埋住洞口，用力的压住洞口，尔后瘫坐在地，失声痛哭。

不知过了多久，渝姬有些僵硬地站起身，深深地吸了口气，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南宫晟裡担心地跟了过去，在路口拦住她，彬彬有礼地施礼：“姑娘。”

渝姬一怔，“是你？”

“姑娘因何事哭泣？”他问，将手上的帕子递了过去。

她没有接，强挤出一丝笑脸，微微弯腰道：“只是沙子迷了眼，不劳公子挂心，渝姬告辞。”说罢，她便像一只受惊的兔子跑开了。

“影。”南宫晟裡对着空气说道，“我要知道她的一切。”

“晟裡，你疯了！居然动用你的影卫去查一个不知名的女子？”南宫朔月从暗处出来斥责道。

“朔月哥哥，你昨日说我是三分真情，七分新鲜。今日我见了她的泪容就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我这一生一世都无法放弃她了。”

“你，唉……这条路很难。”

“是。”



“这条路很苦。”

“是。”

“你还是决定要走下去？”

“是！”

南宫朔月长叹一声，再未开口。

“朔月哥哥，你会阻止我吗？”

“有用吗？”南宫朔月笑了笑，向林中走去，“还不快点把那小盒找出来，看看她究竟为何落泪，想想如何解开她的心结吧。”

“朔月哥哥……”

“有什么办法，谁叫我们是兄弟呐。”

“这是……”南宫兄弟看着木盒上面的字，诧异不已。

“渝姬……之墓？她在想什么？”

南宫朔月打开盒子，又是一惊。里面尽是些泥人、弹弓、木偶之类的玩具，还有几块绣着拙劣图案的丝巾。以及，她最后放进去的那块红绸。渝姬……你到底是什么人？

渝姬一路走来都感觉到有人跟在身后，不由得高兴起来，但依然装作愁容满面地走进云烟阁。明日，就是她的及笄之日，也是这个局的转折点，若是南宫晟裡没来这里，那么再引他出现就难了。啊啊，等待的日子真是难熬啊……

站在云烟阁门口，南宫晟裡看着这座华美的妓院：表面一团和气，歌舞升平下却活跃着各种肮脏的交易，有着腐烂迷离的气息。他所心仪的姑娘竟要在今晚挂牌迎客，而她，正是天下第一美姬贺兰飘的女儿。

“进去吧，你对她的情谊难道会被这迂腐的门第观念击垮么？”南宫朔月淡淡地说。

是啊，她是自己认定的姑娘，怎么能轻言放弃呢？于是，南宫晟裡抱着渝姬的木盒走了进去。

他们找了一个幽静的角落坐下。南宫晟裡紧张地寻找渝姬的情影，与此同时，渝姬也忐忑不安地捕捉他的身影。两人的视线在半空中相遇，她看见了他眼中的疑惑、惊讶，以及深深的爱恋。而他看见她眼中的震惊、痛苦，以及讳莫如深的思念。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咫尺天涯，可以看见她，却无法靠近她——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渝姬，渝姬，我能为做什么？

渝姬悄悄地向鸨母吩咐几句，然后回到房中换上了一件红绡薄纱裙。南宫晟裡，请你好好欣赏你的妹妹为你准备的歌舞。然后，在这场棋局中，迷失。

原本大红的舞台被大块的白布遮住，装饰用的富丽堂皇的牡丹也全部换成





了清香淡雅的荷花。宾客们桌上的常见的女儿红全部变成了文雅的梅花酒。空气中再没了那股甜得腻味的香味和臭气熏天的酒气，只飘荡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暗香。

灯被熄了一半，大厅原本通俗易懂的格局被数十面铜镜演绎得仿佛晶是莹剔透的迷宫。于是这个世界变得支离破碎，像是渝姬布满泪痕的娇容。

小童拿着纸包在高台周围，在铜镜之前撒了泛着幽幽光亮的荧粉，两名壮汉抬着一大盆清水置于台前，几个女孩一手执镜，一手握烛，将整个舞台映出潋滟水光。于是，微光、白幕、水色，构成了一幅浪漫而充满情调的画面。

众人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样的意外惊喜。而这却让南宫晟裡的心情变得愈发矛盾。

突然，丝竹乍起。渝姬身着白衣，带着红色的面具从阁楼飘进场中。明明只是盈盈静静的走出，南宫晟裡却觉得她的姿容如同声色惊心的一剑袭来，直刺自己的心脏。艳影浮离，水光一时俱破，似画笔神来；胭脂重彩，泼上笔细绘，粲粲神生。

渝姬白成透明的手指轻轻地从泛着幽冥光亮的白衣中伸出，弯成兰花指，映着迷离的烛光和朦胧的水光。纤足轻抬，衣袂飘舞，神清骨秀，遗世独立。她整个人都与白幕合为一体，只看见一个红得诡异的面具悬在半空，像一幅凄美的画，美的触目惊心。

宫调转羽调，红色的花瓣如天降细雨，伴着她清冷的歌声散落，那声音又像是骤然散落的一挂珠帘，嘈嘈切切地落于玉盘之上。

“今夕何夕兮，褰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娇躯几转，唱出舞出无限凄婉哀愁。忽而侧身抿唇现出低回宛回的娇羞；忽而点额抚臂，蒙眼描眉，演着精致典雅的梳妆。一抬头，一折身，面具遮住的半张面容令人远观心痒却无法接近。时如不可侵犯的神女，时如倾尽天下的妖姬。

角调转商调，纤指一扯，白衣如羽毛般飞下舞台，露出一袭火一样红亮的薄衫，冰肌玉骨若隐若现。朱唇再启：“蒙羞被好兮，不譬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低头信手，红绡飞扬，似花开瞬间绽放的惊艳，如蜻蜓轻点湖面泛出的涟漪，是柳叶在春雨中欲拒还迎的颤动。红花不再，如今落下的已成阴柔的白色羽毛。此时的渝姬又像是在雪中燃烧的火焰，拼尽最后一丝热量去融化整个冬天。

徵调转宫乍转羽，袖中抛出两条红绸，像是凤舞九天时挥动的羽翼，委身伏地，轻幽的歌声如耳鬓厮磨时的情话，“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哽咽，似在低低喘息。

最后一个字落地之时，所有灯一齐亮起，飞舞的羽毛伴着最后一个煞音骤停，像是铮然撕裂的锦缎，让人唏嘘不已。台上的佳人在最后一个飞天动作时定住，像是黑夜里燃起的烟花，静默地绽放出最绚烂的光亮。镜、花、水、月，映出最寂寞的灵魂。

南宫晟裡忘情地站了起来，久久无法出声。《越人歌》，好一支《越人歌》。怎样的才情，怎样的歌喉，怎样的舞姿能把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演绎的如此丰满。他只觉得眼前所站的女子便是歌中在小舟上打桨的越女，而他便是坐在她身边的王子。她舍弃了女子所有的矜持向他倾诉爱意，渝姬，渝姬，我怎放的下你？

“咻，咻”，南宫朔月像是突然从迷梦中惊醒一般率先击起了掌。众人一怔，纷纷应和。顿时，整个大厅击掌声、叫好声、赞叹声……汇成一股洪流，似要将这云烟阁冲垮。

“晟裡，你真的没选错人。”南宫朔月感慨万千，“世间女子有几个能有这等才气，这般柔情！”

渝姬安静地站在台中央，摘下了面具，双眼有些微红，徐徐绽开的笑容像是夜里开出的昙花，神秘而充满诱惑。南宫晟裡捕捉她的视线，却总是在半空中错过。渝姬在面对他时的局促和惶恐都被他尽收眼底。

他看见她像个物品一样被鸨母放在台上让人出价时眼中的麻木和空洞，他看见她苍白得可怕的脸色衬出被咬得鲜红的嘴唇，他看见她将长长的指甲深陷掌心，将手心染成红绡一般刺目。

渝姬漠然地俯视宾客们贪婪的嘴脸，厌恶地听着他们肮脏不堪的话语。她哀愁的眼睛深处藏着不可一世的冷傲和蔑视，她看见他缓缓走上台，牵住她的手，许下承诺：“与卿——此生此世，长相厮守！”

他的话像是一阵清风驱散了整个大厅的污秽。渝姬几乎想放声大笑，南宫晟裡，你终究跳进了这个陷阱！他感到她的手抖得更加厉害，却不知是由于过度的得意，只道是女孩内心恐惧的表现。她的手决然从他掌中缩回，皓颈扭向一边，留下一片青丝对着他。他拉住她，飞快地走下台去，不管宾客们的哗然和咒骂。

南宫朔月不动神色的将一块南宫城的令牌递给鸨母，冲他俩使了个眼色，又回到座位上慢慢品茗。鸨母不敢怠慢，立刻吩咐丫环将两人请到一间厢房。房中，渝姬冷着的脸与南宫晟裡的忧伤成了鲜明对比。

“渝姬，为什么要逃？”他问。

渝姬仍是一脸漠然，眼神虚无缥缈，像是冷血动物无机质的眼睛。



“渝姬……”

“公子在叫谁？”她打断了他的话粲然一笑，无比妖媚。

“我……在叫你。”南宫晟裡一怔。

“那公子认错人了。奴家名唤落櫻。云烟阁没有渝姬这个人。”她贴了过去，轻浮地靠在他肩上，“不过，有落櫻陪您也一样。”

“那么——”他抓住她的双肩，“落櫻姑娘为什么不停地发抖呢？”

“奴家……初次见客……所以……”她开始慌乱不安，目光闪烁地避开了他灼人的视线。

“渝姬，说实话。”他放开了她，淡淡地说。

渝姬收起了谄媚的笑容，冷冷道：“公子想知道什么？”

“贺兰飘是自由身，她的女儿还会没有好归属么？你为何自甘堕落？”

“自甘堕落？对，我就是自甘堕落！但——这关公子什么事？”

“我说了，今生今世，与卿相守。”

“可那不是我的意愿，而且……”她的神色变得忧伤且愤怒，“这种不堪一击的美丽誓言我在这里听到过很多，却从未看到它们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圆满。”

南宫晟裡突然握住她的手，“相信我，渝姬，我绝不会让它成为一个谎言！”

“这句话我娘曾经无比坚定地相信过，可她只是独守孤灯让漫长的岁月蹉跎殆尽所有的希望！”她冷冷地抽出自己的手，“渝姬不会是第二个贺兰飘！”

“你敢说你一点都未对我动情？”

“不曾！”渝姬回得坚决，但南宫晟裡却看见了她眼中的泪光。

他跑了出去，拿起桌上的木盒回到房中，将木盒重重地放在她面前，打开，取出那块红绸送到她面前。“那你为何还留着它？”

“你跟踪我？”

“回答我的问题！渝姬，你真的不曾对我动一分情？”

“你！这是死人的物件！”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南宫晟裡激动地抓住她的胳膊，握得她生痛。

“你……你为什么要将我的伤疤揭开，还要洒上化骨的毒药！你！你！你！”她连说三个“你”，昏倒在他怀里。

“渝姬，渝姬，你醒了么？”

渝姬一睁眼便看见南宫晟裡坐在床边，一脸的担忧。她没有说话，只睁着那双琉璃色的大眼睛看他。这样的眼神让南宫晟裡难过。

“我都知道了，对不起，我误会你了……还对你说了那么重的话。”他小心地说。



“你知道……什么了？”渝姬颤声问道。

“你不是自甘堕落，这样做只是为了要见……”

“住口！别说！”她挣扎着坐起身，看起来像个软弱无助的小兽，“求求你……不要说……”

“好，好，我不说，我不说。你不要激动。”他心疼地抱着她，抚着她的长发，“他不来，也许是有什么事耽误了。我可以陪你去找他。”

“不用了。我早已放出风声，他没来就是不想认我。我又何必自取其辱地贴上去呢？”渝姬落下泪来，一半真情，一半假意，“我跟自己打了个赌，若他来了，我和娘便一起与他回家，认祖归宗，以往十几年的苦就此作罢；若他不来，我……我便长留烟花之地，不再去爱。”

“可你遇见我，我不会放开你，不会抛弃你，我会一辈子疼你，爱惜你，对你好。”

渝姬抓住他的衣袖，像是要将它撕碎一般，“为什么你要来打破我的平静，原本我可以无情，可以笑谈风月。可是现在，你来了，我全都乱了，全都乱了！”

“不要怕。”他将她抱得更紧了，“我在这里，不要怕。”

渝姬有些呆滞，除了娘和师父外，还没有谁对她这样好过，这就是……哥哥么？

南宫朔月轻轻地推门而入，蹑手蹑脚地走到南宫晟裡旁边，拍了拍他的肩，指指外面。南宫晟裡会意地点点头，看了眼熟睡的渝姬，轻手轻脚地为她盖好被子，走出房门。

“我已传书给城里，告诉你爹我们会晚些回去。”南宫朔月道。

“多谢。”南宫晟裡疲惫地回答。

“她……怎么了？”南宫朔月问道，“心结可解？”

“很难。”他将渝姬的身世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兄长。

“难怪她要将那些物件埋葬，埋葬她十五年来所有的回忆去完成一个残酷的赌博，而且还输得一败涂地。”南宫朔月感慨道，“怪不得我见她眉间总是有股悲戚之情，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带她回城。明媒正娶，让她成为我的妻子！”南宫晟裡慎重地说，“不过在此之前，我定要解开她的心结！”

次日，渝姬早早起来向母亲请安。

“娘，不管他们问什么您都告诉他们，只要别说出我爹的身份就行。还有，不管他们如何待我，您都别插手。”

“渝儿，你究竟想如何？他……毕竟是你哥哥。”贺兰飘很担心，女儿所表现





出来的心机和阴暗让她觉得有些恐惧。

“您就把它当做女儿的好奇心吧，我只想通过他见见父亲，您也说了，他是我的哥哥，我不会害他。”我会让他疯狂，渝姬在心里默默地加了一句。

这厢渝姬在为自己的计谋得逞而高兴，而那厢南宫晟裡却在为突然降临的爱情而感到欣喜，像是所有陷入爱情漩涡的少年一样，一遍遍地在心里想着心仪之人的音容笑貌。渝姬等于幸福，这个迷人的等式被他的大脑反复诠释，从而得出最温暖的结果。他呈现出一个拥有高贵血统的骄子所具备的傲气和修养，一次次向渝姬发出热情的邀约，并且坚信能用自己的炙热的爱情融化女孩心中的阴冷。他错得很离谱，而渝姬却很高兴，她开始为下一步做准备。

这日，南宫晟裡邀渝姬游湖。渝姬开始由最初的冷漠和排斥转变为现在的娇羞和妩媚。他含情脉脉地看着坐在船头的她，风情像瘟疫一般在湖面上迅速蔓延，充满致命的诱惑。

“公子想听琴么？”她软软的声音让南宫晟裡的心也跟着软下来。

“渝姬若愿献技，自然是好。”

“那公子想听什么曲子？”

“《广陵散》可好？这古曲我从未听过有人能将它弹出那种意境，渝姬能达成我这心愿么？”

“《广陵散》么？”她将琴取来，十指按琴，“他们弹不出是因为不知道这首曲子所含的感情。”

渝姬的纤纤十指在琴弦之间来回游走，乐音飘散开来，整个湖面都显得富有灵性。尽管风带着些温暖，轻巧地抚触整个大地的人们，但曲中的沧桑感却让人有些彷徨。南宫晟裡再次为渝姬的才情所倾倒。

一曲终罢，渝姬笑着点点头，道：“这曲子权当是临别之礼，渝姬要走了。”

“临别？你要去哪？”他抓住她的手，似乎怕她会瞬间消失。

“去哪？去我该去的地方。”她的眼神无神地看向远方，笑得如同即将枯萎的花朵，“曲终人散……”

“渝姬，你还会回来么？”他的声音近乎哀求。

“会，我娘的身体让我很担心，我要为她念九九八十一天经文。”她温柔地回握他的手，话音哀切，“只是……你会等我么？”

“会……不！我会陪你去！”

“不用了，这……毕竟是我的私事。”她回地极快，随即又声音一软道：“把它当作对彼此的试炼吧，如果你愿意等我就帮我照顾母亲吧。”

渝姬就这样将南宫晟裡的情意不轻不重地扫了回去，并在当天夜里离开。



她没有去任何一家寺院而是径直去了樱园。

十年了，自她被人从娘的身边掳走已经十年了。渝姬坐在窗边看着月亮出神，思绪早已不知飘向何方。琉璃色的眼睛散发出迷蒙的光，如同白衣仙子降落凡尘。她也只有在樱园才会露出这样的表情，若不是笑姬将她捡回来，世上恐怕没有毒蝶夫人。

渝姬的娘亲贺兰飘是天下第一美姬。娘说，她是在冬天出世。那天，所有人都在参加城中的冬季庆典，莺歌燕舞，觥筹交错……那不绝于耳的礼炮似乎在为她的降生而欢腾庆贺。她随着天上落下的第一片雪花来到人世，不哭也不闹，全身冰冷，吓得贺兰飘以为自己生了死胎，抱起婴儿就哭。直到渝姬伸出粉嫩的小手去触摸那些温暖的珍珠似的液体，贺兰飘才长舒一口气，同时也知道了一件事：她的孩子是天生的七绝阴脉，一生多病。她常搂着渝姬说：“渝儿是片小雪花，娘到夏天可以一直一直抱着渝儿，便不怕热了。”

贺兰飘是扬州城最华丽的妓院——云烟阁中的清倌，拥有天籁一样的歌喉，一支洞箫更是余音绕梁让人回味无穷。但这样一个色艺双绝如谪仙般的清倌却有一个女儿，没有人知道渝姬的父亲是谁，许多人为此绞尽脑汁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样的男子可以成为贺兰飘的入幕之宾。

但渝姬的存在并不影响贺兰飘的艳名远播，每天依然有无数自命风流的公子老爷求见。甚至是一些夫人小姐都不惜花费重金到这见她一面。男人们仰慕她，女人们嫉妒她。

贺兰飘是苗人，曾教给渝姬许多蛊术和毒。她常常拉着渝姬的手教她认各种毒。“渝儿，来，来。不要害怕它们。它们的毒性可以成为你的武器，它们会忠实地保护你，并且，永远不会背叛你，遗弃你……”渝姬天资聪颖，小小年纪却记忆超群，已能配出不少毒。贺兰飘不想让她在胭脂堆里长大，更不想让她在青楼呆着，于是决定将女儿送去峨眉山习艺。

那天也是个雪天，贺兰飘身披一件鲜红的棉袍，撑着油纸伞站在白皑皑的雪地中，似乎要将自己燃尽一样。她将渝姬抱上马车哽咽道：“渝儿，你天生七绝阴脉，注定习不得武，娘希望你在山上听师父的话，修身养性，明事理，辨是非。”她吻了吻女儿的额头，“记住娘的样子，娘等你回来……”

“娘……”她想伸手再抱抱自己的母亲，却发现自己的双脚离开了地面，并迅速向后倒退。

“渝儿！我的孩子啊——”直到听见母亲如杜鹃泣血般的悲号，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一个壮汉拎着她的衣领正快速向密林中疾驰。

“娘……”小小的渝姬眼睁睁地看着那抹红色的身影消失在被泪水涨满的

